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三十六回 番將力擒張志龍 周青怒鎖先鋒將

詩曰：藍家兄弟虎狼凶，何懼唐師百萬雄。

小將志龍遭捉住，這番急殺老先鋒。

那番將藍天碧一聞志龍之言，呼呼冷笑道：「不必誇能，魔這支金槍，從不曾挑無名之將。既要送死，快通名來！」張志龍道：「我乃先鋒大將軍張大老爺長公子爺張志龍便是，誰人不知我本事利害，快快放馬過來。」藍天碧縱馬上前，把槍一起，喝叫：「蠻子，魔的槍到！」插、插這一槍，望張志龍劈面門挑將進去。志龍把槍架在旁首，馬打衝鋒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，二人戰有六個回合，番將本事高強，張志龍那裡是他對手，殺得來氣喘吁吁，把槍一緊，望藍天碧劈胸挑進去。天碧也把槍噶啣一聲，撓在旁手，才交肩過來，天碧便輕舒猿臂，不費氣力，攔腰一把，將志龍提過馬鞍轡，帶轉絲韁，望關裡邊去了。何宗憲見大舅志龍被番將活捉了去，便大怒縱馬搖戟，趕到關前大喝：「番狗，你敢擒我大舅，快放下馬來，萬事全休，若不放還，可知我白袍小將軍驍勇麼！」那番驚動關前藍天象，催動戰馬，搖動金背大砍刀，前來敵住宗憲道：「來的穿白小蠻子，你可就是火頭軍薛仁貴麼？」

宗憲冒名應道：「然也，你既聞火頭爺大名，何不早下馬受死，反要死在戟尖之下！」天象說：「妙阿，我正要活擒火頭蠻子。」放馬過來，宗憲舉手中方天戟，照著藍天象面門上挑將進來，天象把刀梟在旁首，馬打衝鋒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。二人戰到八個回合，何宗憲用力架在旁首，卻被藍天象攔腰挽住，把宗憲活擒在手，竟是回關。打得勝鼓，來見安殿寶。把郎舅二人囚入囚車，待退了大唐人馬，活解建都處決。

單講唐營內，張士貴聞報子婿被番將擒去，急得面如土色，心驚膽戰。說：「我的兒，你大哥、妹丈，被番邦擒去，衝兵速救還好，若遲一刻，諒他必作刀頭之鬼。為今之計怎麼樣處至？」志彪、志豹說：「爹爹，大哥、妹丈本事好些，尚且被他活捉了去，我弟兄焉能是他敵手？薛禮又有大病在床，如今誰人去救。」士貴叫聲：「我兒，不如著周青去，自然救得回來。」

中軍那裡應道：「有，大老爺有何吩咐？」張環說：「你到前營月字號，傳火頭軍周青到來見我。」應道：「是。」中軍來到前營前，也不下馬，他是昨日新參的內中軍，不知火頭軍利害之處，竟是這樣大模大樣，望裡面喝叫一聲：「呔！老爺有令，傳火頭軍周青。」那曉內邊這幾位火頭將軍，也有在床前伏事仁貴，也有那裡吃飯，周青聽見他大呼小叫，便罵：「不知那個瞎眼狗囊的，見我們在此用飯，還要呼叫我們，不要睬他。」原是忙忙碌碌，正管吃飯，不走出來。這外邊中軍官傳喚了一聲，不見有人答應，焦躁起來說：「你們這班狗忘八，如此大膽！大老爺傳令多不睬的了。」周青聽得中軍叫罵，大惱起來說：「不知那個該死的狗囊，如此無理，待我出去打他娘。」

周青起身，往營外一看，只見這中軍在馬上耀武揚威，說：「狗囊的，你方才罵那一個？」中軍道：「怎麼，好殺野的火頭軍，大老爺有令傳你，如何不睬，又要中軍爺在此等候，自然罵了！你也敢罵我？是這等大膽的狗頭，我去稟知大老爺，少不得處你個半死。」周青說：「你還要罵人麼？」走上前來，夾中軍大腿上一攏，連皮帶肉，搥出了一大塊。那個中軍官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在馬上翻將下來，跌為兩處。中軍帽滾開了，一條令箭，把為三段。

扒起身來就走。周青說：「打死你這狗頭，你還要看我怎麼？不認得你爺老子叫周青。」那個中軍吃了虧，好不氣惱，撞見了那些中軍，好不羞丑。說：「阿唷，反了，反了，火頭軍到大如我們的。」那些中軍說：「你原不在行，我們去傳他，要觀風識氣，他們在裡邊吃飯，要等他吃完；在裡邊閒話，又要等他說完。況且這班火頭，大老爺自己怕他的，憑你營中千總、百總、把總之類，多要奉承他的。豈用得你們中軍去大呼小叫的，自然被他們打起來了。」那新參的中軍道：「嘎！原來如此。我新任的中軍，那裡知道。」只得來見張環說：「大老爺，這班火頭軍殺野不過，全不遵大老爺之令，把令箭折斷，全然不理，所以中軍吃虧，只得忍氣回來繳令。」張士貴聽言，心中大怒說：「我把你這該死的狗頭，重處才是。我大老爺逐日差中軍去傳火頭軍，何曾有一言得罪，今日第一遭差你去，就令箭折斷，不遵號令。想是你一定得罪了他們，所以吃虧回來。左右過來，把這中軍鎖了，待我大老爺自去請罪。」兩旁答應，就把中軍鎖住。張環帶了中軍步行往前營來，三子跟著。單有中軍好不氣惱，早晚大老爺是這樣懼怕火頭軍的，我也不敢大呼小叫了。

不表中軍心內懊悔，張士貴已到營前，火頭軍聞知，盡行出來迎接。周青道：「本官來了，請到裡邊去。」張環進往營中，三子在外等候。八名火頭軍叩見過了，周青便說：「未知本官到來，有什麼吩咐？」張環道：「未知薛禮病恙可好些麼？我特來望他。」周青說：「既如此，本官隨我到後營來。」張士貴同到後營，來近薛禮床前，周青叫道：「薛大哥，大老爺在此望你。」薛禮夢中驚醒說：「周兄弟，大老爺差人在此望我麼？」張環說：「薛禮，不是差人，我大老爺親自在此看望你。」仁貴說：「阿呀，周兄弟，大老爺乃是貴人，怎麼輕身踏踐地，來望小人？周青，你不辭大老爺轉去，反放進此營，親自在床間看望，是小人們之大罪也！況薛禮性命，全虧大老爺恩救在此，今又親來看我，叫小人那裡當得起，豈不要折殺我也。」張環道：「薛禮，你不必如此，我大老爺念你有功之人，尊卑決不計較，你且寬心，未知這兩天病勢如何？」仁貴下淚說：「是。大老爺阿，感蒙你屢救小人性命，今又不論尊卑，親來看望，此恩難報。小人意欲巴得一官半職，圖報大恩。看起來不能夠了，只好來生相報。」張環說：「又來了，你也不必納悶，保重身軀，自然漸愈。」仁貴說：「多謝大老爺費心，小人有病在床，不知外事，未知這兩天可有人來開兵麼？」張環道：「薛禮，不要說起。昨日番將討戰，兩位小將軍已被他們擒去，想來一定性命難保，今早差中軍來傳周青去救，不知怎樣得罪了，被周青打了一場，令箭折斷，故爾我大老爺親鎖中軍，一則來看望，二則來請罪周青。」列位要曉得，九個火頭軍，只有薛仁貴服著張環，如今見他親來看望，也覺毛骨悚然。今聽見大老爺說周青不服法，氣得來面臉失色，登時發暈，兩眼泛白，一命嗚呼去了。嚇得張環魂不附體，連叫薛禮，不肯甦醒。周青著了忙，也叫薛大哥，並不醒來，惱了周青，大喝本官不是：「我大哥好好下床安靜，要你來一頭，薛禮、薛禮，叫死了。兄弟們，把本官鎖在薛禮大腿上，待他叫醒了大哥始放。若叫不醒，一同埋葬。」王心鶴與李慶先拿過胡桃鐵鏈，把張環鎖在仁貴腿上。

這士貴好不著惱說：「怎麼樣，周青你本無法無天了，擅敢把我大老爺鎖住！」

周青說：「你不要喧嚷，叫不醒大哥，連你性命也在頃刻。」那番張環魂不附體，連叫薛禮，方才悠悠甦醒：「阿唷，罷了，罷了。那有這等事？」正是：

堪笑投軍眾弟兄，全無枉法枉稱雄。

本官看得如兒戲，打得中軍面發紅。

便叫：「大老爺！」士貴應道：「我被周青鎖在你腿上。」仁貴聽了，不覺大怒說：「怎麼樣，周青你還不過來放了麼？」周青道：「大哥醒了，我就放他。」走將過來把鏈子開放。那個仁貴氣得來大喊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大老爺，小人該當萬死。這周青容他不得，我有病在床，尚被周青如此無法，得罪大老爺。我若有不測，這班兄弟胡亂起來，大老爺性命就難保了。趁小人在此，你把周青領去，重打四十銅棍，要責罰他一番。」張環答應。周青說：「憑你什麼王親國戚，要鎖我火頭軍卻也甚難，本官焉敢鎖我起來？」張環心下暗想：「他與薛禮不同，強蠻不過的，那裡鎖得他住？」叫聲：「薛禮，我大老爺不去鎖他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妨，李兄弟取鏈子鎖了周青，待大老爺拿去重責。」周青說：「大哥要鎖鎖便了。」李慶先就把大鏈鎖了周青，張環拿了，走不上三兩步，周青說：「兄弟們，隨我去。他若是罷了就罷；若不然，我們就奪先鋒做。」張士貴聽說此言，心中好不驚駭。說：「不好。」

只得重走近仁貴床前，叫聲：「薛禮，那周青倚強蠻，諸事不遵法度，我大老爺不去處他，只要周青出馬，救了二位小將軍，就將功贖罪了。」仁貴點頭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周兄弟，如今大老不來加罪你，你可好好出馬，救了二位小將軍，將功免罪。快去快去。」周青不敢違逆兄長，只要連忙結束，上馬端兵，同了七個兄弟，跟隨張環，來到中營。姜興本、姜興霸嘯鼓掠陣，王新鶴、李慶紅坐馬端兵助陣。

周青一馬當先，衝到關前，呼聲大叫：「呔！關上番兒，快報進去，今有大唐火頭軍周青在此索戰，叫這番狗早早出馬受死。」那番兵聞叫，連忙報入帥府。藍家兄弟早已滿身披掛，放炮開關，出來迎住。喝道：「中原來將，留下名來，是什麼人？」周青道：「你要問他怎麼。我說來也頗頗有名，洗耳恭聽：我乃月字號內九員火頭軍裡邊，姓周名青，本事高強。你早獻出二位小將軍，投順我邦，方恕你螻蟻之命，若有半句支吾，惱了周將軍性子，把你一鋼打為肉醬。」藍天碧呼呼冷笑說：「我們也聞大唐火頭軍中，只有穿白姓薛的驍勇，從來不聽見有你姓周之名，你就仙人異法，六臂三頭，也不懼你。放馬過來，照我槍罷。」二馬交鋒，藍天碧提槍就刺，周青急架相還。二人戰到十個回合，怎經得周青鐵鋼利害，番將有些抵擋不住，面皮失色。那周青越覺利害，衝鋒過來，把左手一提：「過來罷！」將藍天碧擒在手內，捺住判官頭，兜轉絲韁，望營前來。再講關前藍天象，見兄長被擒，心中大怒。忙縱坐騎出陣，大叫：「呔！蠻子不要走，你敢擒我哥哥，快快放下來。」那周青到營前將藍天碧丟下。張士貴吩咐綁住，周青又衝出陣，大喝：「番狗！你若要送命，快通名來。」天象說：「我乃副先鋒麾下，名喚藍天象。可知我的刀法精通麼？你敢把我兄長擒去，我今一刀不把你劈為兩段，也不算魔家驍勇。」周青冷笑道：「不要管他。」放馬過來，天象上前提刀就砍，周青急架相還，二人殺在一堆。只聽刀來鋼架叮噹響，鋼去刀迎迸火星。一來一往鷹轉翅，一衝一撞鳳翻身。這二人戰有二十回合，藍天象招架不住，卻被周青劈頭梁一鋼，打得來腦漿迸裂，翻下馬來，嗚呼哀哉了。那時節眾小番把關門閉了，報副元帥去了。周青得勝回營，張士貴滿心歡喜。帶過藍天碧喝問道：「番狗！你今被天邦擒在此，死在頃刻，還敢不跪。」天碧說：「呔！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我見狼主曲膝，豈來跪你？要殺就殺，不必多言。況又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你來審我怎麼。」張環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吩咐推出營外斬首。」兩旁一聲答應：「嘎！」就把藍天碧割去首級，號令營門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獨木關中副元帥安殿寶，正坐三堂，忽有小番飛報進來說：「啟上元帥爺，不好了。二位將軍被大唐火頭軍傷了。」那金臉安殿寶聽見此言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吩咐帶馬抬錘。手下一聲答應，安殿寶通身打扮，跨上鞍轡，手執銀錘，離了帥府，帶領偏正牙將，放炮開關，吊橋墜下，五色旗幡招轉，豁喇喇衝到營前，高聲大叫：「呔！唐營下的，快報說：今有安元帥在此討戰。有能者火頭軍，早早叫他出營受死。」不表安殿寶討戰，單言周青連忙出馬，隨了眾弟兄來到營外，望前一看好個金面安殿寶，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頭戴金獅盔，霞光射門；身穿雁翎鎧，威武驚人。內襯絳黃袍，雙龍取水；前後護心鏡，慣照妖兵。背後四根旗，上分八卦。左邊鐵胎弓，倒掛金弦；右有狼牙箭，腥腥取血。坐下黃鬃馬，好似天神。面如赤金相同，兩道繡丁眉心豎，一雙丹鳳眼驚人。高梁大鼻，闊口銀牙。手端兩柄大銀錘，足足有那二百斤一個。雖為海外副元帥，要算東夷第一能。

那周青見了心內膽脫，叫聲：「眾兄弟，你們看這黃臉番兒，諒來決然利害。我有差遲，你們就要上來幫我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是，曉得。哥哥放心上去，快些擂起戰鼓來。」說罷，戰鼓一嘯，旗幡搖動，周青衝上前來，把亮鐵鋼一起，那邊銀錘架定，大喝：「來將何名，留下來好打你下馬。」周青道：「你要問我之名，洗耳恭聽：我乃張大老爺前營內火頭軍薛禮手下，周青便是。可知我雙鋼利害麼？你這黃臉賊，有什麼本事，敢來討戰與我！」

安殿寶說：「本帥在著關內，只聞火頭軍驍勇，那曾有你之名？可曉本帥銀錘驍勇，穿白將只怕逢我也有些難躲，何在於你！」周青道：「不必多言，若要送死，須通名姓下來。」殿寶道：「本帥雙名殿寶。東遼一國地方，靠著本帥之能，你有多大本事，敢來送死？」周青聽言大怒，舞動雙鐵鋼，喝聲：「照打！」噹的一聲，並鋼直望番將頂上打將下來。安殿寶不慌不忙，拿起銀錘望鋼上噶啣一鼻，周青喊聲不好，在馬上亂晃，險些跌下馬來：「阿唷！果然好本事。」一馬交鋒過去，圈得轉馬來。安殿寶量起銀錘，直望周青劈面門打下來。那周青看錘來得沉重，用盡平生氣力抬擋上去，馬多掙退十數步，眼前火星直冒。看來不是他敵手。回頭叫聲：「眾兄弟，快快來！」

七個火頭軍大家答應，縱馬上前，刀的刀，槍的槍，把個安殿寶圍在當中。

三股叉分挑肚腹，一字鏡照打顛頭，銀尖戟亂刺左膊，雁翎刀緊斬前胸，宣花斧斧劈後腮，紫金槍直望咽喉。那安殿寶好不了當，舞動大銀錘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；迎開槍，逼開斧，抬開刀，擋開戟，那裡在他心上。八人戰他一個，還是他驍勇些，晃動錘頭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雙龍入海，二鳳穿花，獅子拖球，直望八人頭頂上、背心、中左太陽、右勒下，當胸前當當的亂打下來，八個火頭軍那裡是他對手，架一架，七八晃，抬一抬，馬多退下來了。戰到個四十回衝鋒，不分勝敗。殺得來：風去慘慘天昏暗，殺氣騰騰煙霧黃。